



文學初步讀物

祖國的衛士

維·喬爾諾斯維托夫著 岩華 浩成譯

通俗讀物出版社

文学初步讀物目錄（第五輯）

黑旋風李達

施耐庵著

登記

趙樹理著

天水关

罗貫中著

我和反圍盤

張明山著

范進中舉

吳敬梓著

實習生

徐辛雷著

离婚

魯迅著

糾紛

西戎著

秋收

茅盾著

無脚飛行員

波列伏依著

黎明的河边

峻青著

女報信人

比留柯夫著

北漢江边的黎明

寧幹著

二六七号牢房

伏契克著

村仇

馬烽著

競賽

卡达耶夫著

嚴重的時刻

韓北屏著

拖拉機到了磨刀石農莊 潘菲洛夫著

我的兩家房东

康濯著

祖國的衛士 維·喬爾諾斯維托夫著

本書說明

這個驚險故事寫的是：有個蘇聯工程師發明了一種非常重要的機器。某帝國主義國家的情報機關企圖破壞蘇聯製成這種機器的工廠，曾經派了許多間諜去謀害這個工程師，竊取機器藍圖，但都失敗了，最後，他們派了一個最狡猾的間諜去，企圖破壞工廠。這個間諜東撞西竄，終於被蘇聯警衛機關破獲了。

「我是奉命來謁見瑪克先生的……」

一個寬肩膀的便衣用試探的眼光望着這個遲到的客人，然後看了一眼桌上的一張紙，才讓他上電梯：「先生，請吧。」

這個中等身材、健壯而矮胖的客人，穿着淺色褲子和方格上衣，蹣跚地通過一長串的房间，身後傳來了一片喊聲

「是親自面見瑪克先生的！」

「是瑪克先生親自召見的！」

在最後的一間房子裏，有一扇高大而厚實的門，門前站着三個便衣。等一會，裏面出來了一個年輕人，他像一般達官顯貴的親信一樣，很隨便地迎接了他。

「啊！『西伯利亞狼』！喂，老傢伙！……」

這個年輕人一點也不客氣地摸着客人的衣袋，檢查有沒有武器，然後

說：

「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去報告老頭兒。」

在屋子裏邊，一張寬大的藤椅上，坐着一個有着一副冷酷的面孔和一雙狡黠眼睛的男人。他的旁邊圍着一些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他的右手拿着一份文件。

這位情報機關的頭子朝秘書瞟了一眼。

「來了嗎？好，讓他等一下吧。」他命令着，並且轉向那個麻臉、高個兒、紅頭髮的男人，他的頭髮偏分着，而且很亮。「你說，布連克，為什麼三個特工全都失敗了呢？」

「工廠的保衛是由佐洛夫少校領導的……。」

「什麼？佐洛夫？……你確信這一點嗎？」

「絕對沒錯。光芒報登過一張在格魯包科魯斯克市舉行的全州象棋比賽的照片，在第三個席位的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就是佐洛夫……。」

「好吧……也許你是對的。」瑪克悶悶不樂地同意道，一面看着報紙。

「這就會使事情難辦得多了。」

「我很奇怪，布連克，為什麼你們直到現在還不算幹掉他呢？只要想一想：連一點煙味都沒有聞到，你們就喪失了三個能幹的特工人員，即使派第四個人去，恐怕那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任務還是完成不了。必須把佐洛夫收搭掉！聽見沒有，布連克？」

「先生，我這樣想……」

「你應當做的不是想，而是執行，活見鬼！……可是你想出什麼來了呢？報告一下吧。」

「這些特工人員的失敗很容易理解：每個特工人員歷盡艱險地到達工廠所在地以後，就都筋疲力盡了，可是又要跟佐洛夫本人立刻進行鬥爭。顯然，這是不會取得勝利的。我們現在要換一個方式行動，我要派一個特工人員，他唯一的任務就是到達格魯包科魯斯克，並且在那裏住下來，對工廠不要表露出絲毫的興趣。然後，再派第二個特工人員，他一到達格魯包科魯斯克就一切都已經辦妥，只要稍為休息一下，了解一些工廠情況以後，就可以有把握地行動了。首先除掉佐洛夫，然後就立即執行任務。」

「好吧。」瑪克同意道，「你建議派誰先去呢？」

「三百四十九號，先生。」

「太弱，這件事需要一個強的，受過考驗的特工人員。」

「後備人員中只有一個『漁夫』了，可是我想把他保留下來……。」

「你想怎麼做我並不感到興趣。決定派他去。第二個派誰，我們馬上就確定。你想怎樣把『漁夫』派過去呢？」

「用合法方式。他的聲名還沒有敗露，並且外交部正給他辦理到蘇聯去的護照呢，在那邊，他……」

「明白了。叫『西伯利亞狼』進來。」

一個穿方格子短上衣的人走進屋裏來。

「請坐，」瑪克點了一點頭，指給他一個空着的沙發椅。「你身體好嗎？」
被召見的人知道，這個問題絕不是主人簡單的客套而已。

「很好，聽候吩咐。」

「有一件事，任務繁重而艱巨，可是報酬是特別高的。」

「多少，先生。」

「十萬。此外還有同樣數目的活動費。」

「是這樣的嗎？……」「狼」想了下以後，一點也不猶豫地同意了。
「我可以幹。一定完成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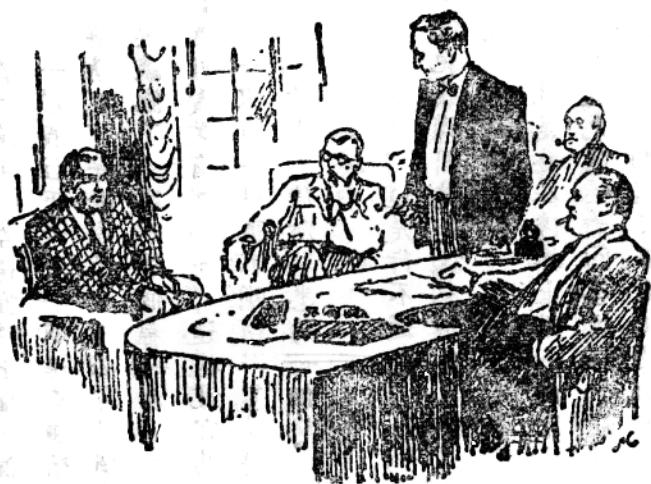
「把任務給他解釋一下，布連克先生。」
布連克開始談了起來：

「蘇聯有一個蓋伊大尉工程師，發明了一種被他稱為『祖國衛士』的機器，這種機器具有前所未有的威力。據我們所知，俄國人這個最新發明，乃是一個重大的發現。當蘇聯契卡●人員捕獲了我們負責這件事的特工人員以後，蓋伊大尉就轉移到格魯包科魯斯克市，繼續他的製造第一批這種機器的工作。我們必須破壞他的製造，獲取藍圖，並且把發明者消滅掉。『狼』，這就是你的任務，明白了嗎？……」

「狼」冷笑地點頭表示：「您可以放心！」

布連克接着說：「就這樣，在城南三公里的樹林裏，在一條河的岸上，就是我們所關心的六號工廠。而在格魯包科魯斯克市內，則是管理處和研究

●「契卡」為肅清反革命非常委員會的簡稱，後對蘇聯保衛機關有時亦沿用這個名稱——譯者。



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晚上九點鐘左右，在市內公園裏，從噴泉數到第三座長椅上，有一個身穿不帶肩章的、早已穿舊了的軍裝的『漁夫』等着你。」

「狼」不贊成地皺着眉毛說：「這太冒險了。」

根據情報機關的「紀律」，上司盡量使間諜除非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彼此不得相識。「狼」從來也沒有見過「漁夫」。

「是呵，這種手法是太平常了。」

瑪克支持「狼」的意見。

「呵，奧妙也正在這裏！這是絕對保險而不致引起懷疑的，」布連克誇耀地叫道，「我想好了一個特別的辨認記

號：在「漁夫」左邊帽簷上插一個樹葉。」

「聽我往下說，」布連克繼續佈置着，「『漁夫』會把你安置好，讓你了解情況，保證你的生活必需。稍為休息以後，你首先就幹掉佐洛夫，你已經認識他了。給你這個看一看，——左邊起第三個人。佐洛夫有一個特徵：在黑頭髮裏有絡白髮。這樣就容易認出來了。都明白了嗎？」

「只有一件事不明白：怎樣越過國境呢？」

「你先到你所熟悉的一個蘇聯的鄰邦去，我們在夜間從那裏起飛，把你空投到蘇聯境內。」

「不行，這是行不通的！」「狼」擺手說道，「時代不同了。目前用飛機侵犯蘇聯國境是註定要失敗的！我要徒步行走。當然，這是加倍的危險，可是我到底是個『狼』呵！給我帶着那一段邊防地帶的地圖和第十六卷秘密手冊，再就是要在邊界上設一個瞭望哨。」

布連克微笑着回答說：「沒什麼，我們給予經濟援助的那些國家，是不會拒絕給我們這種微不足道的方便的。」

「就這樣吧！」瑪克用手掌拍了一下報紙上的像片。

……「狼」被輕微的震動驚醒了。他坐在沙發牀上，朝窗外面望着：他所看到的，並不是一望無際的海洋，而是一個有着高大鐵架的、寬闊的混凝土平台的碼頭，緊靠在甲板旁，彷彿是在搖擺着。

「狼」打開窗子——不習慣的講話聲，港口的嘈雜聲，以及一切港口所慣有的海水、腐爛的水果、塗焦油的鐵鏟等的特殊氣味，都衝進船艙裏來了。

「快一點收拾吧，欣賞什麼呢？」

「狼」朝走進他的船艙來的布連克看了一眼，開始穿衣服。

在一座高地的斜坡上，在緊靠邊境的一間小房子裏，儘管時間很晚，却仍然是很熱鬧。窗戶都被遮嚴了，一點光線也透不到國境的那一邊去。坐在油污的破沙發上的，是邊防警備隊的隊長和一個年輕的軍官。坐在桌旁的則是布連克和「狼」。從鄰室裏傳來了士兵們低沉的談話聲。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狼」，把這個給你，做活動費。一百張取款憑據，每張一千個盧布。不用報銷。——

布連克遞給「狼」一疊略帶紅色的國家銀行債券。

「『偽幣』？」對方鄭重地詢問道。把債券收藏在口袋裏。

「不是，你怎麼這樣呢——在這種事情上，是不能冒險的。這些債券是貨真價實的。」布連克冷笑道。

他隨後拿出一本支票簿來，在一張支票上填上「狼」的真名，把它撕下來，裝在自己的衣袋裏：

「十萬美元在等着你哪，先生。」他眨眨眼向他示意道。「狼」把煙頭一丟，從椅子上站起來說：「到時候了。」他即便帽遮住眼睛，把空背囊搭在肩上。在與布連克握手以後，向邊防警備隊的軍官們點了點頭，默默地往黑暗的寂靜中走去。

戰士桑可夫，跟所有新入伍的邊防戰士一樣，還沒有執行過保衛國境的勤務，更談不到在夜間值勤了。班長在昨天第一次鄭重地派這個新兵担任哨所駐地警衛哨的夜班。桑可夫按規定站了三個鐘頭，他在大門口靜悄悄地踱來踱去，幻想着功勳，想着被記載入哨所歷史中去的優秀的人們的各種事蹟，

並且低聲地歎著氣。

桑可夫在換班的時候向值班員報告說「平安無事」以後，就動身到兵營裏去。可是他還沒來得及擦槍，就被叫到防哨哨長那兒去了。院子裏被「緊急集合」命令而驚動起來的人們趕到了桑可夫的前邊。

首長嚴肅地對他說：「你在崗上睡覺了嗎？」

「絕對沒有，大尉同志。」桑可夫以立正的姿勢說。

「你什麼也沒有發現嗎？」

戰士不安地回答道：「沒有，什麼都沒有。」

「當真什麼也沒有嗎？」

「是，一切都很平靜。」

大尉是一個很沉著的人。他劃了一根火柴，注意地瞧著戰士的臉：

「這就是說，一切都很安靜，你也沒有睡覺，」他平靜地重複道，並且點着了香煙，「也許你是幻想到邊境上英勇的功勳了。可是敵人同時卻從你的鼻子底下過去了。你看一看吧，跑掉了一個狡猾的敵人！……」

戰士的臉色變白了。軍官用安詳的聲音接著說道：

「幸好值勤組發現了越境分子的足跡。可是我們需要的不是足跡，而是敵人本身，但你却把他放跑了，幻想家。在我們這裏是不能幻想的，我們的英雄事蹟就是警惕性！這裏是邊境！好吧，你去吧。」大尉擺一擺手道：「你去想一想吧，由於你的疏忽給祖國帶來了多少麻煩，而且還有損失。」桑可夫站立着，感覺到他的嘴唇在抖動，而喉頭裏彷彿有一團乾澀的東西在滾動。

「大尉同志，我……」

「現在不需要作解釋，你去吧。」

青年戰士由於害羞和激動而發燒，轉過身就倉惶地離開了辦公室。他跑進營房以後，就一頭倒在牀上，把頭埋在枕頭裏哭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在一條離國境線有四公里的小河的河岸上，「狼」一邊咒罵着，一邊更加忙碌起來。他把沒有用的樹枝扔掉，把木筏推到水邊。環視一番以後，他就把木筏推到深水中，向對岸橫渡過去，他確信他已浮過來了，就拋掉了木筏，很快地淌過淺水到了對岸。

「呸，雅洛，呸，……你看，上等兵。」軍犬教練員馬爾金指着足跡和

樹枝說。

「我看見了。這個壞蛋造了一張木筏。時間還不久：大概有十分鐘。他跑不掉，我們會趕上的，走吧！」

「可是也許他——到對岸去了？」

上等兵沉思了一會兒。

「不會，他不會浪費時間的。不這樣走也過得去。反正是不會向上游划的。我們順流向下走吧。快點，雅洛現在會失掉足跡的；鬼知道越境分子會在什麼地方上岸。」上等兵一邊跑，一邊確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離國境約有十五公里的一條小路上，年輕的集體農莊生產隊長郭里亞碰到了兩個農業機器站的拖拉機手。青年們互相問候，停下來，點上一支煙就分手了。郭里亞把他要拿去磨快的割草機的齒刀換了換肩，又繼續向前走去。

走了不到半公里，他看見有一個健壯的中年男子正迎面走來。這個人穿着一條新呢褲，把褲腳塞在靴子裏。在褐色的、簡陋的短上衣下面，可以看

劉家造的綉花襯衫。生產隊長發現在便帽的破帽簷底下是一副令人喜歡的，可是分明是陌生的臉孔。

年輕的集體農莊莊員把一公尺半長的齒刀握緊，作了準備，當這個陌生人走近的時候便命令道：「站住！」

那個人停住了，鎮靜而好奇地瞧着青年說：

「好，我站住。」

郭里亞儘量嚴厲地問道：「你是誰？哪裏來的？要到哪裏去？」

「從莫斯科附近來。來找兒子的——他在公安部隊裏服務。在衛塞科夫防守橋梁，你認識嗎？……」

陌生人出人意料地笑了起來，眼睛周圍的、愉快的皺褶開始顫動：

「喂，你這個小伙子，怎麼能這樣就把人攔住呢！你一個人嗎？……你再讓我靠近半步？要知道，這樣空手也能把你抓住的。並且你的齒刀也不能幫助你了。」

郭里亞被他這種合乎情理的指責弄得張惶失措了，退縮是可恥的，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堅持下去却又毫無意義。

「好，好，你譏笑我！」郭里亞後退了一步，接着朝那兩個拖拉機手的方向叫喚起來：「喂，喂，夥伴們！」

「你不必要叫喊，」陌生人彷彿用目光督促着生產隊長，「你不是要檢查我的身分嗎？要證件嗎？你應該早說呀……」

陌生人彎下身去，毫不在乎青年咄咄逼人的、監視着的眼光，開始在靴筒中摸索。

「不行，我拿不出來。你聽我說，小伙子，把我的靴子脫下來，」他坐在地上以後，把腳伸向郭里亞，並且迷惑人地笑了起來：「我是很能睡覺的，在火車上我把證件塞到左邊的靴子裏，錢呢，却塞到右邊了：我怕碰上騙子。」

郭里亞冷笑了一下，可是仍然決心把事情幹到底——他湊近坐在地上的那個人，朝着靴子彎下身來，可是……那個陌生人突然一腳踢到他的肚子上，把他摔倒在地上。然後，他就看到一把芬蘭小刀在天空中一閃……

有什麼人喊了一聲……兩個拖拉機手傾聽了一下就往回跑。

「喂，唉唉！……」又傳來喊叫聲，好像就在跟前。